

引言 我的故事……

有人說，眼見為憑。

可是，有時候眼睛看不見的，不代表不存在，尤其在不小心跨過界，發現另一個世界之後。

什麼是「跨界」？

就是跨過那條界線……如果這麼解釋，應該會被拖出去一陣毒打吧？

就我的經驗，跨界就是跨出了人界，走進了靈界，或者可以想像成有一扇門，分隔了兩個世界，只是有時候因為各種原因，門開了，那麼，就會跨越到另一個世界，看到一般來說看不見的事物。

是的，就是這樣，在我懵懂的年歲裡，我就不小心跨界，發現了一屋子的驚……嚇，然後在每日一嚇的新世界裡，開始了我的人生。

我一直以為跨界只不過是短暫的時空交錯或重疊，時間一到，時空不再交錯或重疊後，那扇兩個世界之間的門就會關閉，我就會回到人類所處的世界，豈料這世界真不是一個蠢人想得那麼簡單。

那扇門，連接另一個世界的入口，有時是無所不在，有時卻是百尋不著，可是屬於我的那扇門，始終存在，真令人討厭。

真希望來個人，把專屬我的那扇門拆了吧。

是的，不知道是誰好心的幫我打造了一扇方便門，讓我常常身處在另一個世界中……那一點都不浪漫，只讓我很恐慌，卻想喊停都不行。

千萬別讓我知道到底是誰給我打開這扇門，否則我一定會……拜託您幫我關上門吧，謝謝。

反正，直到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就因為門戶大開，導致我一直跨越了界線。

漫長漆黑的路，我獨自走著，可是卻在這條路上明白善惡從來不只存在人間，發現人生最難割捨的是成見，學習對無形事物的尊重和保持距離。

我在愈走愈黑的路上尋找光，替自己開一扇窗，在沒有信仰為基底的薄弱意志上，讓友情成為關門的力量。

走了好久，我才終於懂得那麼一些道理。

想知道我到底走了多久？

來，咱們往下看，就從我那遙遠的童年時代開始吧。

楔子 撒謊

「阿健、阿淳。」

那是一個冬天的下午，兩個穿得像糯米糰子一樣的小孩子蹲在家門前拿石頭作畫玩樂，身後傳來陌生卻又好像很親切的喚聲。

兄妹倆一起回頭，眉心很一致地皺了下。

「媽媽在裡頭嗎？」

「嗯。」阿健比著打開的門。

半老的男子扶了扶頭上的帽子，臉上噙著慈愛的笑從他倆身邊走過，進門時還說：

「要乖一點喔。」

兩個小蘿蔔頭很乖巧地點著頭，卻又同時疑惑著這個人到底是誰。

「他是誰？」阿淳問著她三哥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兩人也沒糾結這個問題，拿著石頭繼續未完成的畫作，直到天色都暗了，媽媽在屋裡喊人，兩人趕忙把石頭一丟，溜進屋子裡。

進到屋裡，媽媽已經準備好晚餐，正在給他們添飯，可是卻沒見到剛剛進屋裡的阿伯。

「媽，阿伯咧？」阿淳問。

「什麼阿伯？」

「就一個阿伯，穿著一件藍色的長長的衣服，戴著黑色的帽子，他說要找妳，就進家裡了。」

「哪有？」

「有啊，三哥也看到了。」

「沒有。」阿健飛快地應著，動作更快地接過自己的碗。

阿淳不解地看著他。「明明就有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短短的小豬蹄子已經快手抄起筷子，朝盤子進攻。

「什麼不知道，明明就是你跟我……」

「阿淳，不可以撒謊。」母親板著臉斥道。

阿淳委屈死了，明明撒謊的人不是她！

她氣呼呼地瞪著正在大快朵頤的三哥，就見三哥朝她露出一個極度卑劣，萬分挑釁的笑，她氣得晚餐都吞不下，卻被迫吞下罪名。

這梁子，結下了！

1982 靈視

猶如渾沌初開，再張眼時，才發現原來不止一個世界。

在彩色的視野裡有一群單調的純白，時而木然，時而猙獰，不是每個人都看得見，但是在時空重疊時，另一個世界，我看見了。

家裡偶爾會有不認識的人進出，這也沒什麼，畢竟爸媽都有他們的朋友，可是直到有一年，阿淳發現在她家出入的人數，爆量了。

才剛幼稚園大班畢業的阿淳，出了一場嚴重的車禍，送到醫院緊急做了縫合手術之後，就被趕回家了。

感覺上……有幾分回家等死的味道。

阿淳的頭骨破裂了一小塊，延伸到額頭，滿頭纏著繃帶地躺在床上，始終處在半夢半醒的狀態裡，之所以這麼說，那是因為她隱約可以聽見家人的交談聲，可在她眼前的，卻是她無法解釋的光怪陸離畫面。

像是有巨人在她面前交戰，可憐她要拖著虛弱的身體逃到角落避難，但畫面一跳，滿天星斗的黑夜裡依稀可見腳下是斷崖深淵，嚇得她想逃卻又逃不了，直到場景再次跳動。

黑暗中有火光燃燒著，像是要將她焚燒殆盡，可下一刻又像是置身在冰寒的雪地裡，舉目所見是毫無雜質的純白，伴隨著半透明的形體穿梭著。

弔詭的是，她竟然不覺得恐懼，甚至有幾分似曾相識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她才從漫長的夢境裡甦醒。

一張眼的，看見的不是她的爸媽，也不是她的兄弟們，而是一張張陌生的臉孔，幾乎塞滿了房間。

是誰呀？

為什麼她房間出現這麼多人？

從床頭都排到床尾了，而且還塞到門邊了，這到底有多少人？

而且，為什麼大家清一色都穿白的，白得幾乎連身上的膚色都一樣白了……會不會太白了一點？

她滿心疑惑，本來想開口問的，卻突地瞥見一抹同樣的白從門板一點一滴地塞進屋裡，她霎時瞪大眼，懷疑自己眼睛出了問題。

可是……一個、兩個……已經客滿了呀。

好多人，太多了，她覺得不太舒服……

突地，門板被人推開，幾乎同時，滿屋子的白消失得連影子都看不見。

阿淳張大了嘴，對於眼前的情勢轉變無法消化，根本搞不清楚什麼狀況時，已經有人大步走到她旁邊，喊道：「媽，阿淳醒了！」

她傻愣愣地看向大哥，嗯……雖然大哥的膚色也白，但是完全比不過她剛剛看過的那些白色的人。

「阿淳，妳覺得怎麼樣，頭痛嗎？」大哥坐在床邊問著。

她本來是想回答不痛的，可是話都還沒說，她眼前就黑了，然後隱約聽見二哥的叫聲，還伴隨著其他兄弟們雞飛狗跳地吵鬧聲，裡頭摻雜著母親的啜泣聲，讓她無奈極了。

說真的，出車禍的當下，她一直是清醒的，也沒覺得痛，就是整個人昏昏沉沉的，夢得太長，讓她腦袋混亂了。

在完全失去意識之前，她不禁想，撞到頭了，她會不會變成傻子了？

她很擔心，真的很擔心。

再次醒來時，房裡暗暗的沒有開燈，可是阿淳就算沒開燈，也能清楚地瞧見俯身逼近她眼前的那張臉。

……這位阿婆，妳誰呀？靠太近了。

她虛弱地與她對望著，心想誰家的阿婆這麼沒禮貌，看人有必要貼這麼近嗎？而且，怎麼她房裡又一堆人了？

人太多，她就覺得不舒服，疲累地閉上眼，卻聽見耳邊不斷地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。

那聲音不太好形容，像是人把交談聲壓得很低又說得很快，也很像某種粗糙的紙張很快速地細微摩擦聲，聲音不大，卻是一種讓人極度厭惡的音頻。

她不禁皺著眉道：「可不可以安靜一點？」

她是個傷患，爸媽怎會放這麼多人進她房裡吵她呢？

長輩也不能這樣吵人吧，該讓她多睡一會兒的，不是嗎？

心裡正埋怨著，那窸窣的聲音似乎又增大了些，教她火大地張眼，正想要罵人時，卻發現眼前的阿婆的面容愈來愈不和藹可親，她的臉好像有點變形。

她的眼睛撞壞了嗎？

人的臉會變形嗎？可是看起來怎麼好像有點像動物的臉，又像是一—門口突地被一把推開，同樣的，屋裡的人消失得連渣都不剩。

「阿淳，妳醒了。」

她呆愣愣地望去，燈光乍亮，讓她閉了閉眼適應光線，發現不只大哥，這回連二哥都來了，而三哥就站在門外，看著她好一會兒才慢吞吞地走進來。

「頭痛不痛，餓不餓？」二哥問著。

她眨了眨眼，覺得自己虛弱得連話都不想說，不禁想，她是快要死了嗎？

「她一定餓了，趕快拿晚餐給她吃。」三哥這麼說著，一屁股坐在床邊。「沒事啦，沒事。」

她看著他很久，看到他都忍不住問：「妳腦袋壞了？糟，看起來傻傻的，不會真的撞傻了吧。」

「你才腦袋壞了。」好半晌，她才虛弱地道。

三哥聞言，反倒笑了。「嗯，很正常。」

「哼。」她不太想理他，而且她很累，其實她還想繼續睡。

「別睡別睡，大家等妳醒已經等很久，吃得下就吃點東西。」

她嘆了口氣，懷疑自己到底吃不吃得下，她覺得連說話都好累，眼睛都張不開。

「不可以睡。」

最終，她在連氣都嘆不出來的情況下，被迫吃了半碗粥，媽媽才甘心放她繼續沉睡。

不過，說來也奇，從這一天開始，阿淳真覺得渾身有力氣多了，再過兩天，她就能下床走動，大概十天後，差不多能跑能跳了，只是她不太有勇氣這麼做，因為實在是暈得厲害。

一切都很好，只是，那些看起來很白的人，還是時不時會出現在她面前。

「媽，那些人到底是誰？」一天吃早餐時，她終於忍不住問了。

「誰？」

「就是我睡醒時，那些都圍在我床邊的阿婆、阿伯，叔叔阿姨……很多很多。」她發誓，當她這麼說完時，媽媽看她的眼神極度疑惑。

可是媽媽怎能比她疑惑？她才是最疑惑的那個人。

「妳腦袋撞壞了吧。」回答她的是大哥，滿嘴訕笑。

「你才壞了！」她生氣道。「明明就有很多人。」

每個都說她腦袋撞壞了，可是她哪有！

「根本就沒有半個人！妳叫阿淳，就是蠢，蠢蛋。」

「你才蠢蛋！」

「好了，都不要吵，還有妳，小孩子有耳無嘴，不要亂說話。」最終，媽媽打圓場的時候是這麼說的。

「我……可是我說的都是真的……」她扁著嘴，真的覺得很委屈，她就是不懂才問的，可一問出口就好像成了她的錯，是她不該說。

「就跟妳說不要再說了。」

面對媽媽的斥責，阿淳緊閉著嘴，決定了，以後她什麼都不說了，反正不管她問什麼，都沒有人會回答她，只會罵她。

白天時，父母上班，哥哥們上學去，弟弟早跑到外頭去玩了，哪裡會陪她？

要她一個人待在房裡，她又很討厭，於是她總是坐在樓梯口那扇面向後門巷弄的窗前，托著腮看外頭的藍天白雲，偶爾飄幾個眼神，瞧瞧那群很白的人到底要在樓梯下堵她多久。

其實，她心中有諸多疑問，可是沒人能問。

不過，她倒也發現了只要哥哥們都在，那些人就會不見，所以哪怕她不太想跟哥哥們混在一起，也還是勉強跟在他們屁股後面，就算被說是跟屁蟲也沒關係。

可是偏偏她的大哥就是個很過分的混蛋，發現弟弟妹妹都跟在他身後時，他就會想盡辦法把他們都甩開，而甩開的方式就是溜出家門去玩，再不然就是……說鬼故事嚇人。

「……這個時候，站在你後面的人是誰！」

通常他結尾時都會這麼說，然後把燈都關上，一個人往樓上跑，再然後就是幾個被玩弄於股掌的笨小孩跟在他身後往樓上衝，然後眼睜睜地看他關上門，躲在門後繼續說：「有沒有看到，後面有沒有多一個人？」

把弟妹嚇到失聲尖叫，幾乎可以說是他最樂此不疲的事了。

二哥和三哥搶在前頭不斷地拍著門，求他趕快開門，通常只有他笑爽了，他才會開門。

而這一天，大哥故技重施，當門一開，三哥正要往前衝時，卻聽三哥叫了一聲，隨即往樓下衝，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也要進門時，就瞧見了站在大哥背後的身影，跟著叫了一聲，拉著弟弟往樓下衝。

「喂，你們幹麼？」大哥不解問著。

而她趕在三哥衝進房門、鎖門前，也跟著達陣，兩個人氣喘吁吁，一個開燈，一個環顧四周，只有弟弟一直在狀況外，但對他而言，只要有人在旁邊就好。

最終她看了三哥一眼，而這一眼，他們在彼此眼裡看見同樣的恐懼。

「你也看見了？」她問。

「嗯……」

「沒有頭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三哥瞪著她，像是看著什麼蠢蛋一樣，「鬼啊！」

「鬼？」她聲音拔尖了。

「廢話！妳小聲一點！」

「……為什麼會有鬼？」她用氣音問著。

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

她嚥了嚥口水，眼神有些飄移，不斷地看著床邊的位置，「那……我睡醒時在床邊的那些人……」

「不是人，妳白癡喔，還不懂！」

「你都知道，你為什麼不跟我說！」

「我怎麼知道妳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妳這麼白癡啊。」

哪是因為她是白癡，明明就是沒有人跟她說過啊……

所以那些人才會那麼奇怪……所以她一問，媽媽才會罵她……是因為媽媽已經發現那是鬼了，還是媽媽根本不信？

可是，媽媽到底相不相信她，對阿淳而言一點都不重要。

她想知道的是，樓上不是人的東西，到底走了沒有。

更可憐的是，這一天過後，她再也不敢一個人獨自上二樓，而一樓她也不敢待，只能一整天都在樓梯徘徊。

直到她的傷好了，也迎來了她小一的學生生涯。

一早醒來，阿淳就自動自發地換上制服，興高采烈地抱著書包，用過早餐，就跟哥哥們一起上學去。

只要一想到不用一整天都待在家裡，她就開心得快飛起來。

然而，這一股喜悅，只持續了一個鐘頭，當她在哥哥們的帶領下來到學校時，她不禁緊揪著三哥。

「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她眼睛是不是壞了？那是什麼？

其實，剛剛進學校大門時，阿淳就很想問她三哥了，只是礙於其他哥哥貼很近，她不好問為什麼學校裡總有一塊塊很奇怪的色彩……明明看向其他地方都是色彩分明，晴朗無比，為什麼那幾處就是特別灰暗枯黃呢？

「呵，妳知道我為什麼不喜歡上學了吧。」三哥無情無比地拉開她的手。「進去，這是妳的班級，我們要去自己的班級了，大哥跟二哥在催我了。」

「哥……」不要丟下她……

可惜，她無情的哥哥們無視她可憐兮兮的央求，一個個轉身離開，讓她只能站在教室外面天人交戰。

那個到底是什麼啦……

從阿淳的眼睛看出去，感覺就像是一張照片的中間被火燻黑了，而燻黑的那一個區塊裡就坐著一個女學生，一個……身體少了很多部位的女生。

最終，她只能默默地挑了個靠窗的角落坐下，假裝什麼都沒看見。

「各位小朋友好。」沒多久，級任老師進來了，笑容可掬地跟小朋友們打招呼。

阿淳坐在座位上，有些心不在焉，心裡想多久才會放學，她要多久才能回家，真的，她覺得家裡還比較好。

也不知道老師在講台上到底說了多久，開始唸號碼排座位，畢竟才小一，大夥的身高也不會相差太多。

阿淳跟著排隊入座，然而眼看著自己離那塊燻黑的位置愈來愈近，她的腳步就停下來了，連忙開始計算著，一確定自己的位置是在那位後頭的位置，她暗暗地鬆了口氣。

同學們一一落坐，她看著前方的位置，感覺那人像是被她同學坐著，可偏偏兩人又好像重疊在一起，燻黑的色彩裡添了點鮮明，那景象教她上課時根本無法專心看黑板。

「老師，我看不見黑板畫的。」突然，後頭有同學問著。

老師有點微詫，像是意外小朋友這麼早就近視，於是開始詢問有沒有被擋到視線的，有沒有看不清楚的。

於是，有好幾個都站了起來。

阿淳樂了，暗暗決定，等一下如果老師要換座位，她一定要馬上舉手與同學交換，可惜……

「人數這麼多呀……不然這樣好了，大家重排。」

咦？重排？按身高嗎？她不高啊……

才想著，一轉眼，阿淳就被挪移到那個她不想坐的位置上。

阿淳瞥了眼那塊燻灰的色彩，瞥見殘缺的小小身影胸口上有個洞，嚇得她忙轉開眼，只能期待老師再給她一次重生的機會，不要讓她在上學的第一天就產生這麼大的陰影。

她其實很想上學的，不要搞到她第一天就逃跑。

「老師，這張椅子比較高，我可以坐這裡嗎？」

就在這時，前方位置的小朋友很自動自發地坐在她坐不下去的位置上，一剎那，她感動得眼淚快掉落，而同時，她記住同學的名字了。

明珠，好名字！

「好吧，妳先坐這裡，明天老師再幫妳調整椅子。」

老師一聲令下，阿淳和明珠對調了位置，照理說她應該回頭跟明珠說謝謝，可是很抱歉，她一點都不想回頭，她怕跟另外一個人對上眼。

三哥說了，覺得怪怪的就閃開，不要對上眼，於是她照辦了。

保持目不斜視，她終於過完了她的新生報到日。

回到家後，她拉著三哥討論，三哥也難得地跟她分享了他的心得，什麼地方可以去，什麼地方不可以。

她似懂非懂，乖巧地點著頭，對於隔天的上學至少掉了八成的熱情。

第二天，媽媽看著垂頭喪氣的她，不禁好笑道：「昨天要上學不是很開心？」

阿淳扯了扯嘴角，笑得很敷衍。

如果她知道上學之後會面臨各種狀況，她會選擇待在家裡。

可是上學的時間到了，哥哥們還是拖著她上學去，更糟的是，她唯一認識的明珠同學竟然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把那個她坐不下去的位置還給她。

「妳不是要坐這裡？」

「老師說要幫我換椅子，所以我就坐回來了。」明珠謹記著老師昨天的吩咐。

「可是妳繼續坐這裡，這樣就不用換椅子了。」她努力地遊說著。

「可是妳會擋到我啊，妳比我高啊。」

「我可以坐矮一點的椅子，而且妳很快就會長高了。」

「我不要，我要聽老師的話。」

在這個老師的話猶如聖旨的年代裡，就連阿淳也不敢反抗，但是要她真的坐在這個位置上，她是萬萬不能，於是在談判破裂之後，她選擇背著書包直接離開教室，執行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逃學。

可憐的是，她不知道能逃到哪去，所以她只好一路走回家，要命的是，回家時，媽媽剛好跟鄰居在聊天，一看到她就呆了。

「妳怎麼跑回來了？」媽媽是個天生虎媽，大步朝她走來。

阿淳腦袋一片空白，眼見媽媽已來到面前，她立刻抱著頭，可憐兮兮地道：「媽媽，我頭好痛、好痛……」兩泡淚馬上待命中，不是裝的，而是只要媽媽立刻把她押送回學校，她會立刻飆淚給她看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我、我、我先帶妳去看醫生。」一說到頭痛，媽媽就擔憂起來，畢竟一直害怕車禍對她的腦部產生什麼創傷。

「嗯。」她奶聲奶氣地應了聲，心裡氣呼呼，她說真的沒人信，說謊時媽媽就相信了……討厭。

阿健放學時知道她竟然溜回家，心知肚明地朝阿淳笑得很挑釁，眼神透露出她就是一個小孬孬，而她也毫不羞恥地接下小孬孬這個封號。

她就是孬，怎樣？

可是再怎麼孬，再怎麼裝病還是有限度的，隔了幾天，她就被媽媽親自押進教室去了。

她下意識地掃過教室一圈，那塊燻黑的色彩不見了，那位女學生也不見了，她又仔仔細細地看過一遍，還真的不見了。

對此，她鬆了大大一口氣，覺得一切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糟。

於是她乖乖地坐在位置上，儘管心裡怕怕的，但至少她坐得下去，心情開朗了些，開始了她正式的學生意涯，覺得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走……屁咧！

一下課，同學就相邀去玩翹翹板，阿淳當然很捧場跟著去，可是剛踏出教室，她才驚覺不對勁——人好多啊。

學校是匱字形的三棟四層樓建築，正中間是操場和司令台，而遊樂設施則是在操場的邊緣，一路往開口的後門處而去，不管是盪鞦韆、翹翹板、溜滑梯、波浪形的鐵製攀杆還是直立型爬杆等等設施周圍，全都是人滿為患。

學校有這麼多人嗎？阿淳還沒參加過朝會，不確定學校到底多少人，但總覺得太

多了。

「我還是不去好了。」當她看見第一個搶到鞦韆的是個身體有缺損的小朋友後，她二話不說地假裝不舒服。「我頭還在痛。」

基於阿淳一開學就請假，老師特地跟同學們提過她入學前發生過車禍，所以當她這麼說時，同學不會覺得她不合群，反而覺得她很可憐，很愛護她地陪著她回教室。

對，這樣就對了，又沒什麼好玩的，幹麼去跟……「他們」搶呢？沒必要的。

只是學校畢竟是群體生活，頭痛又不能裝一輩子，免不了還是要應酬，彰顯配合度，所以阿淳強迫自己陪同，但絕不會去玩。

因為她無法想像坐在人家身上的感覺。

可是看同學們好像也沒什麼異狀，一樣玩得很開心，她也就當什麼都沒看見，阿淳想，她早晚會適應的。

然而這世界從來就不是蠢人想得那麼簡單。

幾天之後，她就再也不想上學了。

也沒什麼特殊原因，只是純粹被嚇壞了。

當時學校舉行環境整潔運動，所以不分年級，每個班級都必須輪流到學校外頭撿垃圾，學校正門口外是一條六線道的大馬路，有天橋和斑馬線可以跨越對街，甚至上下學時還有糾察隊管制交通，所以沒什麼危險性。

可是對阿淳來說，危險的，通常是她搞不懂的。

一開始，跟著同學走天橋到對街時，她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對勁，頂多是在撿垃圾時撿到一隻被壓扁的老鼠屍體尖叫幾聲。

問題就出在撿拾完畢要回學校時，明明是秋老虎的天氣，豔陽高照，惹得人渾身是汗，可站在對街望去，卻覺得學校像是被團烏雲沉沉地籠罩住，整座學校讓她莫名恐懼。

抱著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她跟在隊伍後方，在老師的帶領之下，走過斑馬線，可是才走到一半，她覺得面前愈來愈黑暗，像是蒙著一層黑色的紗，走在前頭的同學像是一列列死氣沉沉的亡魂，嚇得她緊急停下腳步，再連退幾步，霎時，她退出了黑影的籠罩，豔陽依舊高照，可眼前的世界依舊蒙著紗。

像是站在兩方交界上，一旦踏過了界線，就是走進了另一個世界。

眼前像是慢動作一般，身旁的同學經過她，走進黑影裡，好像成了纏上腳鍊的亡魂，讓她再也不敢往前一步。

「阿淳趕快過來。」同學在前方喊著。

阿淳瞪著眼，她認不出那是誰，因為那張臉太空洞，灰白的色彩，讓她不斷地往後退。

很快同學們都已經到了對街，只剩她一個站在另一頭。

她所看到的世界，是老舊而殘破的，一群被鍊住的亡魂，一張張木然的臉孔，而領頭的是個高大的女子，不知道對她說了什麼，便朝她大步而來。

愈是走得近，她愈看得清楚她的模樣，歪斜的嘴正一開一合，猶如惡鬼之姿般地

朝她奔來，她嚇得尖叫，卻見越過了界線，出現的是她的老師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老師蹲在阿淳面前，雙手扶著她的肩詢問著。

阿淳怔愣不已，僵硬的視線看向對街，依舊是教她不敢直視的畫面，而她也不敢看老師的臉，就怕老師又變成剛剛的惡鬼。

於是，也不知道是從哪生出的力氣，她推開了老師，朝家的方向奔去。

到底有沒有回到家，其實她不是很清楚，因為當她醒來時，她又躺在床上，整個人燒得難受。

「這個孩子從小就多災多難，現在都上學了還是一樣。」隱約間，她聽見媽媽的聲音，嘆著氣，萬般無奈。「要是三天兩頭都請假，功課怎麼跟得上同學？」

「都燒到四十度了，再不退燒腦袋都燒壞了，還管功課跟不跟得上同學？」那是老爸擔憂的聲音，像是真怕她燒壞腦袋，畢竟她有個同學就真的是五歲時燒壞腦子了。

可是，其實她覺得燒壞腦子也沒什麼不好，因為她同學每天都很開心，她很喜歡跟她玩，常常跑到她家，她的爸媽待她也很好，每次都給她很多點心餅乾之類的，希望她可以常常到她家玩。

如果燒壞腦子可以變快樂，她也想像她一樣。

可惜，燒終究還是退了；上學，成了她的夢魘。

阿健照三餐嘲笑她。

「妳才一年級而已，妳要怎麼撐過六年？怎麼就不會學學我？就當作什麼都沒看到，反正『他們』也不會對妳怎麼樣。」

阿淳生無可戀地看著她家三哥，「真的？」

「妳可以試試。」

看著三哥那張很欠揍的臉，她不禁想，她真的是他妹妹嗎？

「人家同學的哥哥都對妹妹很好的。」她忍不住說出口了。

「那是因為人家的妹妹很可愛啊。」

「……滾出去。」

「真的啦，妳就當作沒看到就好了，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？」三哥滾出房門前，不忘再為她做一次心理建設。

她連看他一眼都懶。拜託，才二年級而已好不好，說得一副他混很久的樣子……她好可憐，怎麼會有這種哥哥。

說是這麼說，偏偏阿淳能倚靠的只有三哥阿健，誰叫他是同類呢？

上學時黏著他，放學時再黏，回到家後更不能放！

她要知道三哥為什麼可以習以為常，她想要像他一樣無所畏懼。

「妳很煩耶！」這天，阿健才穿上鞋子，一回頭就看到阿淳又黏到他身旁，忍不住很嫌棄地吼著。

他能不嫌棄嗎？都一年多了，有完沒完！

阿淳眼巴巴地看著他，「你要去哪？」

「我要去……關你什麼事？」他惱火地吼著，指著她警告著。「我警告你，不准再跟著我，如果再像上個月一樣跟我出去，被人家拿石頭丟到鼻血不止，害我被打，我就再也不理你。」

說到這事，阿健心裡還很恨，他只是跑到鄰居家裡玩，同學們聚在一起玩跳格子，大夥挑個石頭丟格子，哪知道她跟來了，哪知道同學的石頭就很剛好丟到她鼻子，哪知道她就整個大出血，血流的速度把他嚇壞了。

他趕忙衝回家告訴大哥，大哥三步併作兩步去把她背回家，血染濕了她的衣服也一併染濕了大哥的衣服……他的心都快停止跳動，想起了阿淳出車禍的那天，回家時他也看見一件被血染濕的衣服。

他很害怕，而大哥已經去通知爸媽，他只能守在床邊看著她。

她的臉色慘白，像是早就昏過去了，但是血還在流，連床上都是血，那麼小的一個人，哪裡有這麼多的血可以流？而許久不見的幢幢人影又聚集了過來，他只能緊抓著她的手不敢放，守在床邊不敢走。

沒多久，爸媽趕回來，趕緊帶著她去看醫生，幾個鐘頭回來後，才知道她只被打到眉心，就不知道光打到眉心怎能流那麼多鼻血。

醫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但只要血止住了，爸媽就安心了，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詢問事情經過，不消多想，接下來就是他被拖到角落一陣毒打。

他大腿上的皮帶瘀痕都還沒散，這筆帳還掛在她頭上！

阿淳扁著嘴不語，心想那件事她也很倒楣啊……其實，她從頭到尾都看見了，那顆本來要掉在格子裡的石頭不知道為什麼在落地之前又飄了起來，直直朝她的眉間打來，啪的一聲，她整個人都僵住了，在血開始滴落時，她要昏倒之前，她看到一個帶著惡意的影子藏在三哥的同學身邊，她還沒來得及害怕，人就暈了。

等她醒來時，聽大哥說三哥被打得很慘，她也覺得他很無辜，她有跟爸媽解釋過不關三哥的事，可是打都打了，也來不及了……

「反正，你不要再跟著我了，不要再害我了！」阿健說著就往外走。

阿淳腳上早就穿好了鞋，打定主意不管他去哪，她都一定要跟，更何況她早猜到他要去哪裡。

最近村裡頭的廟剛好在做醮，廟前的廣場全都是夜市攤位，而且還有布袋戲、歌仔戲和電影，人潮都會聚集到半夜一兩點才會散，而且是為期一個星期，昨天才第一天，爸媽他們都去了，還特地為她求了一個護身符。

「回去啦。」走了幾步瞧她還跟在身後，阿健真的很火大。

阿淳也不理他，逕自跟在他身後。

村裡的廟離家很近，大約從家門往右走，再拐左彎就能看到夜市的攤位，頂多只有五十公尺的距離。

兄妹倆才剛走出家門沒幾步，就看到一個阿伯腳步蹣跚地從對面走來，突然蹲了下去，像是綁鞋帶，兄妹倆不以為意，剛要拐向左，眼角餘光卻瞥見幾步外的阿伯不見了，阿淳驟地停下腳步，一手拉著她三哥的衣角。

「阿淳，妳有看到嗎？」阿健問著。

「嗯……三哥，那是……」

話都還沒問，阿健已經拔腿往回跑，阿淳見狀只能跟著跑，可憐她年紀小又跑不快，就見阿健已經竄進家門，而且在她就要達陣之前，當著她的面關門、上鎖。

阿淳不敢相信地瞪著家門，開始拍著門板。「三哥，你開門、開門！」

「阿淳，妳趕快看後面，他追來了沒有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、我不知道，你趕快開門！」都什麼時候了，誰要回頭看啦！

「他來了，他追來了！」

隨著阿健的聲音，一股惡寒從背脊衝上腦門，阿淳嚇得頭也不敢回，只能放聲大哭，又不斷地拍著門。

可惡的三哥，壞透了，不開門就算了，還在門裡面嚇唬她。

「阿淳，妳不知道學校流傳說這附近有僵屍，剛剛那個阿伯會不會是僵屍，妳要趕快跑，他就要追過來了！啊！他是不是碰到妳了，是不是抓到妳了，妳有沒有感覺他的手抓在妳的肩上？」

阿淳怕得又叫又跳，幾乎是哭得聲嘶力竭，直到住在隔壁的堂哥聞聲而來，安撫著她，拍了門叫阿健開門，順便揍了他一頓。

阿淳哭得柔腸寸斷，撲在媽媽懷裡，狠狠地告了阿健一狀，於是阿健又被拖到客廳打了一頓再罰跪。

可是就算如此，阿淳一點也不可憐他，畢竟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，要不是她哭得太累，她肯定也要補上一腳的。

而這一晚，僵屍在阿淳的夢裡追了她一晚，嚇醒時又是淚流滿面，於是她抽抽噎噎地跑去找她三哥，看他睡得正香甜，一把火冒了出來，驅使她整個人跳到他身上，嘆的一聲，痛得他滿床打滾，哭爹喊娘。

她決定，從今天開始，她與也，恩斷義絕，老死不相往來！

阿淳說到做到，從這天開始把三哥當成隱形人，徹底漠視他，吃過晚餐後就連跟家人一起去看做醮，一路上都把他當空氣。

來到廟前，做醮活動正在進行，到處人山人海，家裡的蘿蔔頭從大排到小，一個牽著一個以防走失，她則是把弟弟往前推，拒絕與三哥有任何接觸。

阿健朝她齜牙咧嘴地警告著，她別開臉當沒瞧見。

然而，當大夥要踏進廟裡時，走在最末的她，放開了弟弟的手，直接在門檻外停下。

她一臉不解地看著廟裡供奉的神像，再看向供桌旁的奇怪形體。

那人有張青色的臉，但她看不見五官。不是五官模糊，而是那人的臉中央就是個黑色的洞，吞噬了他的五官。

儘管她不清楚廟裡供奉的是哪路神明，但既然有神明在，為什麼會有奇怪的東西出現在廟裡，而且，不止一個。

那青色臉孔的人突地朝她轉過臉來，她隨即轉過身，站在廟門外。

可想想，不對，她的家人都在裡頭，如果那些東西會害人……阿淳又回過身，欲進不得，欲退不能，又擔心家人會出事，牙一咬就跑進廟裡找家人。

然而，她卻怎麼也找不到家人。

廟裡香火鼎盛，煙霧瀰漫著，到處都擠滿了人，她覺得奇怪，抬臉望去，瞧見一張張沒有五官的臉，全都低著頭對著她，嚇得她竄出廟門外。

廟外有戲台正在開演，鑼鼓聲震天價響，淹沒了阿淳的尖叫聲，她看不到熟悉的鄰居和家人，只能朝人多的戲台前面躲，不斷地回頭，就怕那些人追來。

所幸，他們似乎沒有離開廟裡，讓她暗暗鬆了口氣。

可是，家裡人呢？他們會不會還在廟裡頭，會不會出事了？

阿淳回頭看著廟宇，裡頭的活動似乎還正常地進行著，那麼，是不是代表他們都安好無事，就像三哥說的，不要對上眼，其實也不會有什麼事？

她不敢再踏進廟裡，只能站在歌仔戲台前面等，因為媽媽說過拜拜完，會帶她一起看歌仔戲，她就乾脆在這裡等。

阿淳邊看戲邊注意著廟那頭的動靜，等著等著，也看不懂歌仔戲到底在演什麼，只覺得霧愈來愈濃，阿淳不禁想香爐裡的香是不是點太多了，還是金紙燒太多了，正忖著，戲台上傳來聲響，伴隨著震耳欲聾的鼓掌聲。

看向戲台，就見台上有角色被斬，血水沿著戲台邊緣滑落，台下的觀眾個個叫好，她則是看直了眼。

哇，也太逼真了，歌仔戲會演到這種地步嗎？

到底是什麼戲？她印象中和媽媽看過的歌仔戲都有小生跟小旦，可是台上的角色看起來都好粗獷，大刀好真實。

從頭到尾都看不懂，阿淳想應該是她太分心的緣故。

等了好久還是等不到家人，她又悄悄地朝廟走近一點，在外頭來來回回地走著，偷窺著裡頭的情況，直到身後突然傳來爆破聲。

她嚇得回過頭，就見有人扮著小丑，手上不斷地彈出各種煙火，有許多小朋友跟在身後，她看呆了，因為她從沒見過這種表演，覺得很新奇，目光被吸引住。

然而，她看見小丑手上拿出很多顆球，變魔術般，手不過是一張一合，球都不見了，小朋友都新奇地叫著笑著。

她也跟著笑了，心想她的哥哥們和弟弟都不在，不然他們一定也覺得很有趣。

小丑和小朋友們互動著，讓他們猜他把球藏在哪裡，有人猜到了就有獎品，大夥胡亂猜，猜對了拿到小玩具，猜錯了打手心一下。

她看得著迷，因為她真的看不出他到底是怎麼把球藏到耳朵後面，甚至藏到小朋友身邊，忽地，小丑又變了一次，手上好幾顆球又不見了，一輪一輪地問著小朋友，最終卻突然問到她面前。

「球在哪裡呢？」

「……我不知道。」阿淳有些怯怯地道。

手法那麼快，誰看得見啊？

正想著，小丑朝她伸出手，一瞬間，看似人的手卻在接近她胸口時長出了利爪，

嚇得她猛地退後一步，卻見他憑空抓出了一顆球，說：「就在妳身上。」

她看著他長滿獸毛的手，緩緩抬眼，就見一張扭曲的小丑臉，轉眼間貼在她的面前，嚇得她倒抽口氣，拔腿就跑，像隻受到極度驚嚇的小獸滿街跑，想要躲進人群裡，想將自己隱藏在人群裡。

可是，慢慢的，霧愈來愈濃。

她粗喘著氣，淚水已經在眼裡打轉，霧氣已經濃烈得讓她連廟宇都看不見，她甚至不確定自己還在不在廟前的廣場上，甚至是那片她熟悉的土地上。

就算再遲鈍，阿淳現在也察覺不對勁。

在霧裡頭乍隱乍現的幢幢人影，根本就不是人。

她想躲進角落裡，卻連角落在哪裡都不知道，只能呆站在原地，眼淚慢慢地滑落，就連落淚都不敢哭出聲音。

為什麼她老是遇到這種事？她到底做錯什麼了？

「妹妹。」

突然聽到一個很溫柔的嗓音，她不由得回頭望去，瞬間，濃霧飄散不少，眼前看起來像是夜市的市集，擺了很多文具用品，有鉛筆盒、削鉛筆機各式各樣的文具，而叫她的人正是小攤子的老闆娘。

老闆娘長得很漂亮，朝她招著手。

她欣喜若狂地朝她跑去，攤前卻有個人突然抓住她的手，她微愕抬眼，發現是張沒有五官的臉，淚水瞬間又掉落。

「不要碰她。」老闆娘一把拉開那人的手，原本漂亮精緻的五官瞬地化為猛獸的臉，嚇得阿淳放聲尖叫，轉身又要跑，卻又被人拉住。

她手腳並用地掙扎著，卻又聽到那個很溫柔的聲音。

「妹妹不要怕，我送妳回去。」

阿淳頓了下，恐懼不安地抬臉，老闆娘還是那張很漂亮的臉，彷彿她剛剛看到的獸臉只是錯覺。

「已經很晚了，我送妳回去。」老闆娘蹲下身，表情很溫柔地安撫著她。

「真的要送我回去嗎？」她邊哭邊問，她已經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，更怕她會被帶到更遠的地方去，永遠也回不了家。

「真的，妳的哥哥在找妳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走，我送妳回去。」老闆娘牽著她的手起身，朝旁指去。「往這裡走，妳的哥哥就在那裡。」

「好。」她乖順地點著頭，跟著老闆娘走。

「以後要記住，不要亂跑了。」

「可是我又沒亂跑。」

「是沒亂跑，但妳跨過界了。」

「跨過界？」她抬眼看著笑容溫柔的老闆娘，但老闆娘似乎沒有替她解惑的打算，牽著她繼續往前走。

不過是幾步路，眼前的霧逐漸散去，突地，就瞧見她三哥在面前。

「妳跑去哪了！」阿健一見到她就趕忙拉著她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阿淳哭得抽抽噎噎地抓著他的衣角。「有人送我回來的。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她……」她回頭一指，可身後哪裡還有什麼市集，廟宇都關門了，燈都滅了，冷清又黑暗的廣場上幾乎沒有人了。「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已經一點多了，我們找妳都快要找瘋了。」

「咦……」她並不覺得過了那麼久。

「弟弟說妳沒進廟，我就出來找妳，但是都沒看到妳，後來發現怎麼都找不到妳，才去跟爸媽講，大家都在找妳，就連鄰居都幫著找……妳真的不要再害我了，不要再亂跑了。」阿健說著說著，眼眶都紅了。

「我又沒亂跑，廟裡有奇怪的人，我不敢進去，我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又開始哭了起來，最後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

等到她早上醒來時，才聽說昨晚是三哥背她回家的。

她知道，他是怕又被打才對她好的，不過……看在他背她回家的分上，暫時不跟他恩斷義絕了。

後來，阿淳曾跟阿健聊起那晚的事，可是阿健並沒有看見她所看見的，而那一夜對她來說，實在是太過離奇而無法解釋，她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幻覺。

可如果是幻覺，在她不見的那段時間裡，她到底去哪了？

跨過了什麼界？她不知道，也沒人能給她解答，她也不強求答案了，也許等她再大一點，她就明白了。

不過，其實答案也沒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她再也不想跨過界。

經歷過一夜的震撼教育之後，阿淳上學時就顯得淡定多了，不管是老是在學校裡穿梭的影子，還是校門口常見的殘缺身形，在她升上四年級之後，她自認為已經可以慢慢無視。

就像三哥說的，只要無視，其實就不會有事，確實是如此。

四年級的教室在北棟三樓，春末的風吹進窗內，讓坐在窗邊的阿淳有點昏昏欲睡，可是自然課的老師超凶的，她不敢放任自己睡著。

於是，她看向窗外操場的方向，有其他班級的同學正在上體育課，也有不少人在玩場邊的遊樂器材，那座波浪形的攀杆，每每下課時都是男同學搶著玩的器材，她卻從沒玩過，因為……常常客滿。

此刻也是，不過情況似乎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樣。

有鬼趴在攀杆頂端，看著底下的人攀爬著，而且帶著惡意靠近他們。

何謂惡意？在阿淳眼裡，懷有惡意的鬼有種獨特的氣息，一看就知道是不懷好意的，就像去年她被石頭砸到眉心的時候，她也感覺到那種氣息，能閃多遠就閃多遠。

她看著底下的情形，就見有人愈爬愈高，而鬼也愈來愈靠近他，明明就離得很遠，她卻看得好清楚，而且她好像認識那兩個正在玩樂的男同學……

正忖著，阿淳就見兩人爬到最高點時，兩個鬼驀地靠近他們，瞬間，兩位同學掉落——

「還在睡！」

「哇！」阿淳嚇得尖叫了聲，還搞不清楚是什麼狀況時，她已經聽見同學們哄堂大笑，她驚魂未定地往旁看，大半同學已經笑趴在桌上，而其中她瞧見兩個座位相鄰的男同學，不由得瞪大眼。

他們……她再回頭看向操場場邊，波浪狀的攀杆上下，半個人影都沒有，那……她剛剛看見的是什麼？

「妳是不是把老師忘了？」

「咦？」她愣愣抬眼，看著手持藤條的老師。

呃……難道她剛剛真的睡著了？

不等阿淳想個透澈，老師已經讓她站起來，打了她的手心，這是她學生活涯第一次被打手心啊！

她是不是真的睡著對她而言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她被打了，她居然被老師打了，還被同學笑了，她覺得好委屈好羞恥，想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，忘卻她人生的一大污點。

太難過了，所以剛剛瞥見的那一幕早就被她甩到天涯海角去了。

幾天之後，放學之前，她跟著同學帶著掃把準備到前庭做環境清潔時，經過操場邊的遊樂器材，瞥見那座波浪狀的攀杆，驀地停下腳步。

「怎麼了，妳也想玩？要等我們掃完了才能玩。」同學一臉羨慕地說著。

她才不想玩咧，都爆滿了。阿淳心裡想著，眉頭微皺著，總覺得這一幕有些似曾相識，卻想不起什麼時候見過。

「妳看他們，真的很過分，他們的區域就在這邊，也不先掃就在那邊玩。」同學抱怨了聲，指著那座波浪狀的攀杆。

阿淳順著她指的方向望去，瞧見了班上的男同學，兩個像在較勁，逐步攀到最高點，底下還有其他同學在鼓譟著。

而上方，有兩個鬼正趴著觀望，而且逐漸接近。

這一幕……

「危險，不要再爬了！」阿淳不自覺地喊出聲。

那一瞬間，她和趴在上頭的鬼對上眼了，同時兩個同學也掉了下來，尖叫聲四起。阿淳趕忙撇開眼，假裝什麼都不知道，暗罵自己多管閒事，才多高啊，底下又是土，摔下來頂多是痛一下而已，剛好當作他們貪玩的懲罰，她幹麼出聲呢？要是她又被拖到另一邊，那怎麼辦。

正暗惱著，尖叫聲更淒厲了，而且原本圍在掉落位置旁邊的同學們全都散開，剛好露出一角，讓她瞧見其中一個同學是以坐姿掉落，而他剛好坐在一個鐵製帶柄

的畚箕上……可是，沒看見柄。

有人開始奔跑，有人嚇哭，尖叫聲此起彼落，而她和同學都愣在當場，直到有老師聞聲趕來，大喊著要人趕緊叫救護車。

那天，校園裡一片混亂，老師要同學們停止灑掃，趕緊回家。

阿淳一臉恍惚地回家了，儘管她還是不清楚發生什麼事，但她就是覺得情況很糟很糟。

隔天上學時，才知道班上兩位男同學，一個在掉落時直接坐在鐵製畚箕上頭，整個柄都沒入體內，當場就死亡了，而另一個掉落時雖然沒被掃除用具刺中，可是頭部受到重創，還在救治中。

全班都靜默了，阿淳更沉默了。

為什麼？

她一直以為那些鬼只是會嚇唬人而已，可是原來他們是會害死人的。

她原本就畏懼著那些另一個世界的東西，現在她更恐懼了，尤其昨天她跟鬼對上眼了……接下來，他們會不會盯上她？

上學又成了她的夢魘，可是她不可能不上學，她只能靠自己克服。

於是，從這天開始，往返教室之間，她會避開那片遊樂設施，盡可能地不往那個方向看，哪怕只是一種心理安慰都好。

假裝離開那個區域，他們就不會碰頭，大夥相安無事。

因為同學遭遇的意外，班上的氣氛一直很沉悶，夏天時學校舉辦各年級的寫生比賽，各年級各班要派一名代表參賽，可是班上同學根本無人想參加，結果阿淳竟然被老師指名了。

阿淳一臉呆愣，因為她畫圖並不行，老師也太隨興了吧？

可是參加比賽，可以跳過兩堂課，其實也還是不錯的。

寫生的地點是在學校前庭左側的一片廣場，可以自由選擇畫前庭的花木，抑或是停車場旁的老師宿舍，或是再更旁邊一點的福利社，甚至要畫南棟教室都可以，題目不限，反正就是校園一角就對了。

阿淳帶著畫板，領了老師給的畫紙，挑了個位置坐下，最終選擇畫隱身在鳳凰花中的紅瓦白牆宿舍。

兩節課的作畫時間，她也不知道夠不夠用，反正她只是來湊熱鬧的。

等草稿打得差不多，準備上水彩，就已經一節課過去了，幾個與阿淳比較要好的同學在下課時間還特地繞過來和她聊上幾句，趕著上課鐘響再趕緊回教室。

調好水彩，正準備上色時，阿淳忽然覺得內急，心想要忍一節課可能有困難，便跟在場的老師舉手，報告要上廁所。

老師點了點頭，要她快去快回。

放下畫板，阿淳便朝行政大樓的方向走。

剛剛來時的路上，她就發現了在行政大樓和南棟之間有一間獨立的廁所。

踏進廁所，阿淳有點疑惑。

因為這間廁所並沒有分男女廁，一邊是一排小便池，另一排則是女生的蹲式廁所，而且小便溝是從第一間通到最後一間的那種。

而且外頭明明看起來很新，怎麼走進裡頭卻很老舊，就連廁所的門看起來都像是不堪一擊，要是關門關大力一點，說不定門還會掉下來。

更奇怪的是裡頭很暗，燈都沒開。

阿淳找到開關，按了按，燈還是沒亮，不過外頭烈日當空，還是有光從窗戶照進來，沒開燈也無所謂，阿淳就沒有再管燈的事情，趕快上廁所。

上好廁所後，她突然聽到一陣細微的呼吸聲。

非常微弱，卻像是貼在耳邊，她下意識地把手往耳邊一撥，但什麼都沒碰到，接著她想開門，卻發現推不開門。

廁所的門是內外都能鎖，很簡單的門栓而已，所以她第一時間認為有人對她惡作劇。

「喂，誰在外面，不要鬧了。」她拍著門問著，等了一會兒卻沒有人回應，她忍不住拉高嗓門威脅，「不要太過分了，不然等一下一定跟老師說！」

她有點氣惱，更用力地拍著門，一陣微弱又急促的呼吸聲突地從耳邊刺進耳裡，嚇得她側眼望去。

她一個人進廁所，裡頭當然只有她一個人，可是……呼吸聲好真實，她握了握手，感覺已經微濕，再用力地拍著門，卻突地聞到一股血腥味。

阿淳不禁皺起了眉頭，不懂廁所裡怎會有這麼濃的血腥味，濃到讓人想吐，而她也真的乾嘔了起來。

怕自己真的吐出來，她忙轉向小便溝，卻瞧見小便溝裡有血不斷地從隔壁廁所慢慢地流過來，她瞪著從稀薄變得濃重的血蜿蜒著，心臟頓時劇烈地跳動。

「……有人在嗎？」她顫著聲問著。

「……有人在嗎？」

突然有人回了她這麼一句，她嚇得背都貼在門板上，那聲音很熟悉，熟悉到她手臂浮現雞皮疙瘩。

「妳……妳在隔壁嗎？」

「妳在隔壁嗎？」

嗓音傳來，阿淳忍不住地放聲尖叫，因為回應她的，根本就是她的聲音！

「開門！開門啊！」她不斷地拍著門，甚至踹著門。

廁所的門是木板門，還是很簡單的木板門，她企圖把門踹破，門板卻出乎意料地堅硬無比，別說踹裂，就連一點震動都沒有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她明明沒有感覺任何不對勁，也沒有看到任何東西，為什麼還會遇到這麼可怕的事情？

阿淳都快要哭了。

「救我……」

細軟的聲音在她身後傳來，那嗓音像是電流，竄入她的心底讓她全身發麻。

「救救我……」

她渾身僵硬，微微側過臉，眼角餘光瞥見一個渾身是血的小女孩正要從小便溝爬出來。

「啊！救命啊、救命，老師！救命啊！」阿淳發瘋般地狂喊著，不斷地拍著門，雙腳不斷地跳著，整個人發著抖。

「救我……」

「不要，救命啊！」阿淳吼著，呼吸急促，渾身不斷地打顫，空氣中瀰漫血腥味伴隨著濃重的臭味，讓她快要不能呼吸，可是恐懼更加激發她的求生意志，讓她用力地捶著門板。

「救我……」

「啊！」她瘋狂地尖叫，恐懼到極致時，她爆發出跟平常不同的力量，她看向門板周圍想找有沒有其他辦法離開，她腳踩著門栓，企圖要翻過門。

沒有人能救她，她必須自己想辦法，摔下去也沒關係，只要離開這裡！

可是，就在阿淳才剛踩穩了，正打算要一鼓作氣往上爬時，突然覺得有水滴在手上，她垂眼一看——是血。

阿淳渾身抖得快要站不住，連抬頭看的勇氣都沒有，血依然一滴滴地滑落，伴隨著古怪的爬行聲。

「救我……」另一道聲音從頭頂的位置傳來。

阿淳已經嚇得淚流滿面，血從她面前的門板慢慢地滑下一行又一行，腳邊似乎有什麼冰冷的東西碰著她。

她驚懼地垂眼望去，小便溝裡的小女孩已經爬到她的腳邊了，而門板上頭……阿淳僵硬地抬眼望去，那是另一個身首幾乎分離的小女孩，她的脖子只剩一層皮黏著，張大的眼與她對望。

「救命！誰能救救我、救救我！」她閉上眼哭喊著，覺得自己快要死掉，她不能呼吸，她不能動，她覺得她快要瘋了！

誰、誰都好，拜託……救救她吧！

「誰在裡面！」

驀地，聲音傳來，像是霎時打破了透明的牆，阿淳感覺一陣耳鳴，面前的門突地開了，她整個人失去平衡地從廁所裡摔出來。

「阿淳！」監督寫生比賽的老師抱起她。「妳……妳怎麼渾身冰冷，渾身都濕了？」阿淳不斷打著哆嗦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在老師的懷裡，她臉色泛白，表情木然，低垂的目光看著廁所地板，不同的花紋，讓她發現眼前的廁所跟剛才的廁所根本是兩個空間。

她是不是又跨過了界……又是誰帶她回來的？

老師嗎？

她虛弱地抬眼，餘光卻瞥見一抹若隱若現的燻黑身影。

那是她剛進學校時，在教室裡遇到的第一個亡魂，升二年級後，她就再也沒見過她，她以為這個亡魂已經消失，就像學校裡的許多過客。

她為什麼在這裡？難道是她帶她跨過界的？

是要陷害她嗎？

也許是阿淳的視線太過明確，所以那抹身影緩緩地轉過身來。

那張神色木然的臉，讓阿淳隨即戒備起來，瑟縮在老師懷裡，然而那個身體殘缺的女孩，卻突然笑了。

那是很可愛甜美的笑臉，一笑起來還露出兩顆虎牙，帶著幾分淘氣，彷彿告訴她——沒事了。

阿淳直睇著她，淚水驀地滑落。

老師一見阿淳落淚，更加緊張了，直覺定是出了什麼事。

「妳什麼時候進來的？老師剛剛進來過廁所找妳沒看到妳啊，妳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」老師輕拍著她的臉，覺得她恍惚得不尋常。

阿淳沒有辦法回答，只覺得眼前忽然陷入一片黑，黑暗中唯一光亮的是那個女孩充滿善意的笑臉，在意識消散之前，她想著，是她幫了自己嗎？

阿淳再醒過來時，已經過了好幾天，因為她在學校昏倒了，引起了高燒，而且高燒一直不退，人始終昏迷，連醫生都束手無策。

後來，是奶奶覺得不對勁，請了「先生媽」到家裡給阿淳收驚，連唱了好幾回的收驚咒，她的燒才退。

先生媽是用米施咒，拿家裡的米裝一杯，拿紙錢蓋著先放在供桌上，再拿阿淳的一件衣服蓋在米杯上，點了香祈求神明讓她的魂魄完整，再解開衣服，依著米杯上的紋路理解她到底遇到什麼事，導致高燒不退。

最終，先生媽說她遇上壞東西，嚇得三魂都快散了。

於是，當阿淳清醒後，淳爸便問她發生什麼事，她卻恐懼到無法將這件事說出口，彷彿只要一說出口，她就會重回那個境地裡，她連回想都不願意，只是不斷地無聲落淚。

老爸心疼地將她抱在懷裡，可是她卻已經恐懼到如驚弓之鳥，懷疑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她的家人。

有好長一段時間，阿淳都不說話，常常一個人躲在角落裡，有時會抱著母親一直無聲掉淚，恐懼在她心底扎了根，她怎麼也甩不掉，她無法一個人獨處卻也無法與人相處，她討厭安靜卻又無法忍受嘈雜，她無法上學，不想與人交流。

而向來不喜歡跟她一塊玩的哥哥們和弟弟，總在放學後就窩在她旁邊，故意在她旁邊吵鬧，可是她的神情卻是一天比一天還木然。

她沒有生病，她只是不想思考不想動，想躲進自己的世界裡而已。

爸媽有空就帶阿淳去各大廟宇拜拜，找師公找紅頭，去厄化煞，卻不知道這麼做，讓她更加恐懼，越發排斥。

直到有一天，電視上傳來一首歌，讓向來不看電視的她抬頭看了眼。

二哥很敏銳地察覺到她被那首歌吸引，貼到她身邊說：「喜歡這首歌嗎？二哥幫妳買卡帶回來。」

她看著二哥，輕輕地點著頭。

全家都沸騰了，因為這是她發燒幾個月後的第一個正常反應。

於是，卡帶買回來後，說來也神奇，阿淳覺得她似乎沒那麼恐懼了，可是那明明就是英文歌，她根本聽不懂英文，不知道歌詞意思，但她就是覺得自己被治癒了。慢慢的，她覺得自己可以抗衡那股恐懼，所以她又重新上學了，只是那天發生的事，她還是無法說出口。

這之後有一天，到了學校，下課時間，她刻意到一二年級的校舍走動。

記憶中，那個有虎牙的女生亡靈不見得都會待在教室裡，但也不會離教室太遠，有時會坐在一樓的花壇邊……

遠遠的，阿淳就看到那抹身影坐在花壇上，背對著她，靜靜的，不知道在看什麼看得出神，身影依舊是燻黑的。

恐懼還在，但是如果不是這個女孩，她今天是沒有勇氣上學的。

她讓她明白，不是所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都是惡意令人恐懼的。

「……謝謝。」走到只剩兩三步遠的距離時，她輕輕地開口道謝。

那抹身影驀地回頭，朝她笑瞞了眼，陽光底下，那個女孩閃閃發亮著，無害得像是春天最和煦的陽光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阿淳默默流下淚，又笑了。

直到很多年後，阿淳跟家人一起看電視劇，電視劇都是由一些真實案件改編的，裡頭提到金門某處常有亡魂軍隊出現，直到派了一位將軍前去，喊了句戰爭已經結束，那些亡魂才終於破了執念，散去。

阿淳看得正入迷，大哥卻突道：「其實我們老家以前也曾經發生過一樁兇殺案，後來也被改編成電視劇。」

「老家？」她怎麼不記得發生過兇殺案？

「你說的是兩個小女孩在國小被殺的案子？」老爸在一旁問著。

「對啊，當時電視劇的劇組到學校取景，我還在旁邊看。」

「兩個小女孩被殺？」阿淳低聲問著。

「嗯，就在你出生的隔年，我們村子裡有個女的討契兄，後來想分手，男的不肯，所以要殺了她，可是剛好那天她沒送小孩上學，那個男的就乾脆殺了她兩個女兒洩恨。」淳爸如是說著。

「是在廁所裡被殺的，可是劇組來拍攝的時候，廁所已經改建了，從日式改成新式的。」大哥接著說。

「……在行政大樓跟南棟邊角的角落獨間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大哥詫異道。「那時候你還沒上幼稚園。」

「兩個小女孩，其中一個的頭是不是幾乎斷了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淳爸更驚訝了。

「……因為我看到了。」阿淳吸了口氣，將一直藏在心間的事情慢慢道出，也一併道出了校園裡那些恐怖的事物，感覺似乎慢慢地釋放累積許久的恐懼，真正地

釋放。

大哥聽完，只回她一句，「妳六歲就撞壞腦子了，那都是妳的幻覺。」

阿淳在心裡說，如果都是幻覺那就好了，那年她在廁所裡捶門，捶到手指的骨頭都裂了，手指歪了好幾隻。

「其實，妳們唸的那間小學以前曾經被空襲過，死了不少學生。」好半晌，淳爸才這麼說著，又徐徐說他小時候也唸同間小學，那時聽學校老師說過空襲的事情，而老師之所以告訴他這件事，是希望學生們在可以安心唸書的時候就要好好唸，畢竟很多人連唸書的權利都沒有。

阿淳聽完後，不禁想起當年那個有對小虎牙的亡魂，其實她一直都乖乖地待在教室裡，也不會戲弄別人，只是靜靜地做著自己的事。

她……會不會連自己已經死了都不知道？

她是不是孤獨地一直在原地，無止盡地徘徊？

事後，她輾轉從其他老師口中得知，那位監督寫生比賽的老師後來被記過懲戒，可是老師卻一直喊冤，說她在附近找了好久，後來是不知道怎地又走到廁所，才聽到她的聲音。

後來，阿淳再度回到小學校園裡，卻覺得和她小學時看到的感覺截然不同了，陰森仍有，卻沒有一層黑紗了。

重回校園，她不怕了，卻也沒找到那個有小虎牙的小女孩。

阿淳想，也許有人幫她破除了執念，讓她離開這片土地，前往她該去之處了吧。

而那年她意外進入的那間廁所，早就不見，變成空地。

她站在那片空地前，心想那對小姊妹當年遇害時一定很恐懼，也許她們並無意嚇她，只是想求救，而她碰巧進入那個空間而已。

也許吧……這些事她都不懂，她也不想找到答案，她只是想放下。